

雪盦隨筆(三)

●張目寒原著。樂恕人校訂

壯哉劍門大師留影

三十日。至蓮花石，取小徑下山，過遇仙寺，至長壽橋，飛瀑如練，澎湃之聲，可聞數里。余在華岩頂，遠眺千巖，仰視洗象池，一峯挿天，俯瞰九老洞，奇峯峙聳。中懸怒瀑，天矯如龍，峨眉幽奧，至此曲盡其勝。經行其下，盆流連而不忍去，緣岩腰曲折下，碧樹生涼，人語雜風濤，響答山谷，山花寂寂，山鳥嚶嚶，令人目不暇給。旋達仙峯寺，一名九老洞，傳黃帝問道天皇之所，峨眉殆亦道教發源地也。洞深里許，幽邃異常，余等持炬以入，霧氣蒸騰，昏黯無光。仙人洞右有月仙宮，傳玄奘法師授經於此。飯後，大雨傾盆，冒雨行十里，至茶店子，經九十九倒拐，五十三轉，歷二千有十六級，至洪椿坪。有古椿兩，一高三四丈。大可合圍，一已萎矣。有寺，即以樹名焉。經黑龍江，水勢曲折，兩崖豎立，蒼藤蔽天，中如合掌，流水淙淙，游鱗可數，范石湖謂爲白雲峽，崖峭路絕，依石駕木爲棧道而行者是也。至清音閣，石極嵯峨，樹極叢密，路亦極崎嶇。上山下山，由此分道。聞此山

和尙在峨眉縣城內均有眷屬，大千過此爲詩調之曰：

『斷癡斷愛亦何爲，梵嫂梵兄契化機，莫漫聞音生百感，空門近說燕雙飛。』殆將易清音閣如雙飛閣矣。晚宿於旅行社，此來茹素已五日，至此始得肉食。

三十一日。由清音閣沿溪而下，曲徑屈屈，飛瀑宛轉，隱現於竹樹間。至龍門洞，一水中分，兩山若抱，飛泉十餘道，由石孔瀉出。飛珠走貝，水氣浮如輕霧，上有鐵索橋，兩山對峙，峭壁千仞，二水會流，深不可測。鐵索橫穿其中，索凡六條，各長丈餘，引於河之彼岸，繫以鐵柱，中道板蕩，行者戒心焉。由此而下風煙欲噴，步步惜別，誦大千詩：

『風雨連朝偶破顏，明窗初見整烟鬟，無端又作人間別，覺損雙蛾怨未還。』爲之黯然。歸途經夾江，青衣水來繞縣界，而飛水溪注之，溪源出瀑布泉，狀如鎖鍊，李白所謂『瀑布天落乎與銀河爭落流』者也。及返青城，奇景猶縈繞心目間。八兄索遊山日記，因略加整理，並實以故事。八兄讀後，欣然許爲繪峨

峯山色卷子，以爲此遊紀念。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，即夏正四月初，爲吾八兄大千四十又一初度之辰，南海黃君璧、渭南嚴谷聲諸君，張譚於成都路公祠嚴氏貴園爲壽。友人咸集，觥籌交錯，歡笑竟日。孔生云：『四十而不惑』，意爲人生之學問事功，皆應堅定於此時。今吾兄以畫筆雄海內者二十餘年，豈必待四十始不惑哉。先是八兄約君璧與余次日發蓉城作劍門之遊，晚間各整行裝，早眠待旦。次日首途，沿途所經，復爲之紀。

五月二十日晨，同赴北門車站，十一時許車始發，約五里，經一橋，大千曰：『此駟馬橋也。』司馬相如初入長安，題橋柱曰：『不乘赤車駟馬，不過汝下也。』相如馳心富貴如此，殆不免有蘇季子之感乎？橋北，長林蒼翠，曲水潺湲，遠絕塵囂，疑非人境。大千曰：『此昭覺寺也。』寺內有孫位、張南本畫壁，始南本與位並學畫水，皆得其法，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，遂專意畫火，獨得其妙。是以孫位畫水，南本畫火，代無及者。水火之畫，皆無定質，唯此二人，冠絕古今。經張獻忠亂毀棄，名跡無存，殊可惋惜。

清康熙年間，內江丈雪禪師重開此山，師與吳三桂有舊，請吳重建，迄今殿宇巍然，其大雄殿中樑署『康熙二年平西王吳三桂建』等字，猶赫然在目。寺後叢林中碉堡屹立，一苦行老尼獨居其間者二十餘年。尼西藏人，當年侍趙爾豐爲使女，趙死來求剃度，僧以女辭，乃自走入碉堡，日惟長齋禮佛，遇軍人則避且誓，見僧道則合十膜拜，人以其有類癡癲，聽之而已。自成都車行三十里過天迴鎮，唐明皇入蜀，曾駐此。李白詩云：『天迴玉壘作長安』，當以此得名。沿途平疇漠漠，芳香四溢，流水竹籬，迴環掩映，尤覺助人遊興也。過新都。楊升庵之故里在焉。有桂湖，秋日桂花怒放，香溢十里，清曾國藩聯云：『五千里秦樹蜀山，我原過客，一萬頃荷花秋水，中有詩人』。蓋與余有同感焉。前行至彌牟鎮，復得見武侯之旱八陣圖，圖經考『八陣圖有四，在彌牟鎮者，一百二十有八，當頭陣法也，在夔州魚腹浦者，六十有四陣法也。在沔陽之高平壘者，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；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者，亦二百五十有六，今無其跡。』武侯謀國忠貞，鞠躬盡瘁，防魏備吳，其文事武功，卓然千古。余自入蜀以來，每見蜀人頭繞白巾，深以爲異，詢之大千曰：『武侯在蜀，澤被生民，人民當武侯逝世時，服素誌哀，至今成習。』又謂蜀中地氣暖，而風甚厲，故人民每護頭而脚不襪也。經廣漢，略事休息。唐宰相房琯貶謫於此，時於縣西鑿湖百頃，名西湖，唐宋名賢過此，均有詩。蘇轍詩云：『此行眞勝成都尹，直爲房公百頃湖』。吾輩此行但欲窺劍門之壯，視子

由有愧色矣。過金雁橋，清流繞其下，卽雁江，乃沱江之支流也。落虹倒影，綠水生波，行經其間，極饒風韻。抵德陽午餐，自成都車行至此，已百四十里，地爲蜀漢時秦宓故里。午後四時車至落鳳坡，漢龐統葬此。乘客悉下車，步行上坡，大千謂王漁洋落鳳坡弔龐士元詩，有譏輕信小說家言者。按實字記：『白馬關在羅江十里，與鹿頭關相對云山上平坦有小徑，僅容車馬，三國時營壘也。其下名落鳳坡，鳳雛先生龐士元侍昭烈至此，卒於流矢下。其葬在鹿頭關桃花溪東岸，墓右有龍洞，葬時人見白馬自洞中逸出，舊有白馬關巡司。』視此非無徵也。其地道路崎嶇，岡嶺起伏，林木蒼鬱，幽絕如幻，爲日間所經各地之冠。抵羅江車損，宿於潺湲旅社。水經注云：『潺湲出潺山，歷潺亭而下注涪水』，潺亭故址已不可考。晚霞在山，相將散步郊外，君璧爲大千與余攝影留念。

劉備置酒富樂名山

二十一日。平明，發羅江，卽昔之萬安驛也。唐玄宗幸蜀至此嘆曰：『一安尚不可，況萬安乎？乃迴輦宿於眞明寺。』宋張演詩云：『勁兵重鎮付胡奴，敵雀敵魚計自疏，地入萬安知幾許，却憐此邑始迴車。』余避寇入蜀，由今視昔，復不勝感慨係之。十時，經新店子，居民門前有籠鳥，羽毛盡白，雪衣靈質，光豔照人。大千云：『此白喜鵲，昔年在舊京時，有人捕得此鵲，求售於門，乃爲老奴所撓。』今復覩此，尤爲喜愛。然車行甚速，不及求主人割愛也。午抵綿陽，

卽於車站旁舍進午餐，車復損，不得已轉入坡中一遊，市街寬濶，土地肥沃，花木蔚蔚，頗無市井塵囂之氣。生活安適，民風淳樸，襟江帶河，至快胸臆。聞公園風景尤美，惜匆匆未能一遊。綿陽距成都三百五十里，依山建城，東據天池，西臨涪水，形如北斗，臥龍伏焉。今專員公署卽宋時推官廳，歐陽文忠公生於此，其父觀曾爲州推官也。後人爲作六一堂。其境有梁造象暨蔣琬墓。午後四時，車始修竣，詎意行里許又損，乃同廠修復，時已五時矣。渡涪水，源出松潘風洞頂興隆泉，經平武江油彰明而來，至城北芙蓉溪口安昌河之水，自西南來注之，又曰綿水，東經三臺，西會中江之五城水，又東南經射洪，北會梓潼之潼水，又東經蓬溪遂寧歷銅梁定遠界至合州，入嘉陵江，統名內水也。望富樂山，色秀麗異常，劉先主入蜀，劉璋迎候此山，先主望見蜀國之盛，與龐統置酒樂之，因以爲名。蔣琬所謂『今涪水陸四通，惟急是應』。清陶澍云：『蜀之險，實在雲棧，至涪則無險可守矣。琬以爲東北有虞，赴之不難，遂至漢中遷住涪，蓋有鑒於武侯之崎嶇運糧，欲以息民而不知其失地利也。武侯以進爲守，琬乃退居納寇，幸爾時無事，故無議之者，然已非全策也。厥後費禪屯壽，姜維耕沓中，現武侯之經營漢中已落第二義。迨鄧艾從陰平間道趨蜀，諸葛瞻拒之屯涪，爲艾所敗，退往綿竹，戰歿而蜀亡矣。然則涪邑奚可恃哉？』旨哉言乎。夫能攻始能守，理有固然，反是蓋亦難矣。過魏城至梓潼縣宿焉，此漢廣漢郡地，北依梓林，西臨潼水，先主嘉霍峻之功，改

爲梓潼郡，令峻爲守焉。

二十二日。暴風雨，意爲今日當如落湯雞矣，已而雲散天青，人面山光，俱有喜色。車行二十里至七曲山，一水繞其下，稱九曲水，據搜神記云：『有神姓張名亞，道術顯著，廟在梓潼，玄家幸蜀，神又見於利州桔柏津，封濟順王，親幸其廟，解劍以贈神。』郡國記云：『濟順王本張亞子，戰死而廟存，昔亞子西至長安，見姚襄，謂曰：却後九年，君當入蜀，若至梓潼七曲山，幸當見尋。』至建元十二年，其隨楊安南伐將至七曲迷道，遊騎賈君蒙，忽見一鹿馳去。遂至廟，鹿自死，追騎共剝之。有頃，甚至，悟曰：此張君爲我設主客之禮，烹食而去。』按此即世人所祀梓潼帝君也，有以梓潼帝君爲文昌者，不知亞子乃戰神，非主文運者。朱子語類所謂梓潼與灌口二郎兩神割據四川者是也。車既停，大千獨步入廟，余與君壁俟於應夢臺之晉柏前，臺右晉柏一株，幾四合抱，其形盤踞如虬龍，蒼翠欲浮，相與留影於此。此去所經，夾道清陰覆地，黛色參天。自劍閣南至閬中，西至梓潼，三百餘里，如蒼龍蜿蜒，夏不見日，蓋明正德時州牧李璧所植。土人則以爲張飛柏，無敢剪伐者，雖傳說無據，足見威德長存，與召伯甘棠媲美矣。車經郎官驛，誦羅隱『山雨霏微宿上亭，雨中因想雨淋鈴』句，想明皇雨夜聞鈴之時，三郎郎當之態爲何如也。午抵劍閣，飯後馳車過漢陽鋪。遠望西北七十二峯，如笏，如笏，拔出雲表，即劍門關也。及達關口，四圍峭壁如城，旁有豐碑，文曰『漢大將軍平襄侯姜伯約屯兵處』。本擬於此

停留，有謂須出關回眺，則劍門之雄盡收眼底矣。三時許，出劍門，回顧關口，則見萬仞壁立，斬削如牆。其西北萬劍斫天，東南如鐵障橫互，東連渺鼻，西接綿州，凡二百三十一里，氣象雄偉，無與倫比。昔宋祁過劍門，誦杜詩『惟天有設險，劍門天下壯，連山抱西南，石角皆北向』，歎爲實錄。信杜詩之美，非身歷其境，不能盡知其妙也。原有關，聞爲鑿路技師毀去，爲之歎息。劍門石壁，鳳翔人目之爲鳳翔府照牆，壁下不得舉火，有以薪爨者，則城中必受火災，故鳳翔人常派人駐守壁下，用防野燒。蜀漢以前曰石牛道，史記云：『秦欲伐蜀而不知道，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，言能糞金以遺，蜀王負力而食，使五丁開道引之，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。』晉李特入蜀，至劍閣，顧防險阻，曰：『劉禪有此地面而縛於人，豈非庸材耶。』於以知治亂興亡，固不能全恃地勢也。四時許，至昭化寶輪院稍憩，即馳車前行。七時過嘉陵江，即西漢水也，一名閬水，又名渝水。經昭化劍閣東界，南經蒼溪閬中，至重慶入大江。抵廣元宿焉。是日大千有過劍門詩：『北去南來問石牛，蜀王引領五丁休，蕩搖白日龍蛇怒，推鑿玄天神鬼愁；自是山川據形勝，誰言關塞限戈矛，諸公忍作新亭泣，一戰猶堪扼此州。』聲調高亢，意境沈鬱，與工部劍門詩有異曲同工之概。

大千君壁饗壽麵

二十三日。晴，余與大千、君壁分乘兩車先

後行，過千佛巖，石巖蜿蜒，其形如門。先是懸崖架木作棧而行，唐開元三年韋抗鑿石爲路，並鑿千佛，始成通衢，蓋其地巖嶇難窮，險在諸棧之上也，逾飛仙閣明月峽諸勝而達朝天驛，朝天嶺路徑險絕。文與可詩云：『嶺若畫屏隨峽勢，水如衣帶轉巖陰』，此真能盡化工之妙，又非身臨此境者不知也。越七盤關，爲峽界，公路甚佳。車行九百九十七里，至寧羌驛焉。按寧羌本沔縣地，明置衛，後升爲州，古白馬氏羌所居地也。二十四日晨，大千君壁餉余以麵，祝余四生日也。昔人云：『三十功名』，余碌碌半生，光陰虛度，徒飄泊於天涯地角間，俯仰依人，思之愧作！赴車站購去留壩之票，此爲西北公路局之管轄。站長謂須四五日後始得車，我儕不耐久候，乃議僱滑桿返廣元。將來時經過，暨未及遊者，得於歸途一覽其勝焉。由寧羌同行，三十里至青龍寨，余顧謂大千曰：『劍鐔指天，大似黃山九龍潭上也。』大千君壁各作草蘆數幅。東南行，沿小徑，登山拾級，陟山嶺，乃西秦第一關也。峽中有石筍森立峭拔，蔚爲奇觀。一稱牢固關，關以東水皆東流入沔，爲東漢水。關以西，水皆西流入嘉陵江，一名西漢水也。過七盤關，至較場壩宿焉。七盤關在廣元北一百七十里，乃川陝分界處。昔稱險峻，今則鑿通公路，化險爲夷矣。杜詩：『五盤雖云險，山色佳有餘，仰凌棧道細，俯映江木疏』，據考證即此處也。由蜀入秦有富八站窮八站之說，由成都至廣元富八站也，朝天驛至西安窮八站也。窮八站之起點，故在較場壩欲覓鷄子亦不可得，遑問肉糜。幸得站

長羅君親爲作饌，可感也。

二十五日。晴，由較場壩乘車至朝天驛，中經龍洞溪，水穿其中，長十餘里，沿前山出甚雄奇也，過神宣驛，即古籌筆驛也。相傳武侯出師駐此，杜牧詩云：『永安宮受詔，籌筆驛沉思』，感時撫事，爲之慨然。達朝天驛，遂買舟赴廣元，十五里入明月峽，流水澄明，淵無潛鱗，岸碧嶂插天，江面漸窄，山迴水轉，自成幽奧。曼殊類要云：『三峽謂巫峽巴峽明月峽也。』今人但知三峽爲巴峽巫峽西陵峽，此當自水經注始。道元蓋從謠歌巴東三峽巫峽長所記。若類要之記，不知何據也。已而輕舟盪漾，心情奮發，忽見層巖疊嶂，蒼翠欲合。大千、君璧與余遂捨舟登陸，見石工數百，鑿山通道，以行汽車。大千、君璧展其畫本，簌簌寫生。『昔吳道玄天賦勁毫，幼抱神契，往往於佛寺畫壁，縱以怪石崩離，若可捫酌。明皇令往嘉陵觀山水，回奏曰：臣無粉本乃記在心。令圖之，一日而成。是時李將軍思訓亦善山水，帝亦令貌，數月方畢。明皇曰：『思訓數月之功，道玄一日之跡，並皆妙也。』』返舟後，大千君璧與余三人浴於嘉陵江中，大千善泅水，淺深疾徐，因勢成姿，狀極極爲嫺熟。余與君璧在淺水間，略去塵垢而已。舟行見兩岸淘金者頗多，係用土法，法甚簡，用高約尺許木架，中嵌一齒狀傾斜兩木板底襯一平板，如匣狀，架上支一搖籃，一人傾沙石於籃中，一人簸之，並沖以水，於是泥沙俱下，由齒狀木板，層層下溜，沙金則留於襯底，然後以水銀傾瀉，金爲水銀所吸而成球體，再以火將水分出，便得沙金。

土人經久能於襯板上見金量多寡，若吾人極目力，但見一二閃閃發光，細比沙粒之物而已。據舟子云：運佳者一日所得可換法幣數元，否則日僅三四角耳。過飛仙嶺，相傳仙人徐佐卿嘗憩於此，佐卿化鶴入上林苑，爲唐明皇射中者。地在廣元北二十五里江中，一山如筍，周圍浪湧，中通一線，懸崖萬丈，不可逼視，上有飛仙閣焉，兩山聳立形如朝天之笏，杜工部飛仙閣詩云：『土門山行窄，微徑緣秋毫，棧雲闌干峻，梯石結構牢。萬壑歎疏林，積陰帶奔濤。寒目外淡泊，長風中怒號。歇鞍在地底，始覺所歷高。往來雜坐臥，人馬同疲勞，浮生有定分，飢飽豈可逃。歎息謂妻子，我何隨汝曹。』其艱難避亂之況，有過於吾人今日者矣。晚五時，達千佛崖，山勢爲崖，滿崖鑄佛其上，大洞數十，高皆十餘丈，造像數可以千計，與伊闕佛龕同其勝。大千得詩云：『峽勢入朝天，江魚薦饌鮮。盤空鑿明月，馳想挾飛仙。青鸞人家住，丹霄客夢懸。龍門思禮佛，叢新一愴然』註云：『己卯四月同君璧目寒北遊，歸途自朝天驛買舟至廣元，飽看明月峽飛山閣諸勝，龍門千佛巖以修公路摧毀甚多，蓋所毀佛數以百計，佛頭悉拋棄江中矣。』曾憶于右公遊伊闕龍門詩云：『龍門造像名天下，歲歲傷殘感不勝』，真可慨也。晚宿廣元。

散花天女裸裎振翅

二十六日，亢熱無風，是日因無車返蓉，漫

遊廣元負郭名勝，十時，渡嘉陵江，至皇澤寺。寺倚巖而築，峭壁如削！鑿石爲佛，依洞爲龕，憑樓觀江，亦勝概也。寺有武則天像二，其一作比丘尼裝也。大千君璧與余在像前攝影多幀。九域志云：『利州皇澤寺，有武后眞容殿，武士護生后於此。』復登山觀諸造像，莊嚴璀璨，令人讚歎，護法天神之盛，乃絕以現代飛機師之冠，亦大奇也。其肌肉上力的表現，有古希臘雕刻風。佛龕上之散花天女，裸裎振翼，綽約凌空，如泰西所傳愛神，頗具曲線美也。大千謂六朝造像，氣象莊嚴，衣帶瀟灑，面貌古拙，絕類印度，衣褶甚蕪，神采煥然，宋元以降，面目全非，衣厚紋粗，成爲近代之塑像矣。大千君璧於此掇蘂大干戲贈君璧詩云：『百里嘉陵水，看君筆有神，樹留鼠足點，山作馬牙紋。寶繪宜莊佛，金輪爲寫真。望卿臺下望，南國有烟塵』。廣元東三里，即望卿臺，武元衡送柳中朗詩云：『望卿臺下秦人去』，君璧導人。故末句及之。

二十七日，四川公路局因油盡停車，別附經濟部車，顛簸欲嘔。車行一日僅七十里，抵寶輪院，時夕陽西下矣。因宿於此，地極污濁，飲食惡劣，但民性樸實，頗能吃苦耐勞。

二十八日，車將達劍門，余等下車步行，見山截野橫，天奔峽倒，長嘯高歌，大有獨立蒼茫之概。大千、君璧寫生多幀，兩人觀點不同，取景亦異，大千雄奇，君璧幽美，各有千秋也。午間抵劍閣，行政督察專員林復叢君，先得吳君楷儒之介紹，聞余等至，訪於旅館，邀觀南禪寺壁

畫，乃明成化十九年作品也，惜精品被人竊去。晚宴於專署紫薇堂，歸時已銀河在天，星皎月潔矣。

二十九日，專署先以電話致武連驛聯保，囑其導遊覺苑寺，觀壁畫釋迦入世事跡，行筆生動，設色古豔，亦明代作品。寺中臺階旁有石欄，雕作神龍，夭矯盤屈，有拿雲挾雨之勢，真神物也。元改武連縣學為魏公書院，以唐魏徵生於此地也。返站，則大雨如注，然君壁行意甚堅，微聞其以廣州失陷念眷屬至切故耳。因冒雨迴車至郎當驛。大千調之以詩曰：『每從南國憶家鄉，急雨奔車驛路長，不為聞鈴也愁絕，三郎今日更郎當』。註云：『雨中車過郎當驛，調君壁一首，君壁行三，故借三郎戲之』。逾梓潼漸平坦，殊感愉快，數日崎嶇，今乃不啻入桃源矣。

大千繪事天授人功

三十日。大雨傾盆，站上派車來接，冒雨前行，衣履盡濕。至德陽，雨止，碧天如洗。晚六時，達成都，仍下榻於駱公祠街。次日大千與余同返青城山上清宮，並為余續北遊卷子，以為此行之紀念云。

昔苦瓜和尚云：『夫愛畫者必尊而守之，強而用之，無間於外，無息於內，易曰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，此乃所以尊守之也。』信哉苦瓜之言，然非其能尊於所守復能得之於守者，安能有此不刊之論。近世畫苑之能起衰興廢法古以變今者，海內洵推吾兄大千，然吾兄之能尊於其所守

，世人未必知之，即知者亦未必能盡其蘊蓄。吾侍兄每見其於歷代名蹟莫不辛勤臨摹，往往廢寢忘食，必窺其精微而後已。用是吾兄收藏名蹟，幾甲海內，然吾兄坐是以窮，而亦因是以富，有戲之云：『富可敵國，貧無立錫』，正因吾兄蘊蓄自有高致，非世俗之所謂貧與富也。蓋吾兄辛苦購求亦非若世之收藏家自怡與炫世，乃如苦瓜所云：『尊而守之，強而用之』也。惟能守之用之始能發古人之秘而與之競，猶之兵家所貴於敵之虛實也，然則吾兄於宋元名家皆能運之於腕下者，豈偶然哉。顧吾兄猶欲然以為不足。日前觀清故宮所藏，太息古人不可及，吾深知兄為此言，非故示其謙抑之懷，實欲嘔心血以與古人爭一日之長短耳。尤有進者，自敦煌石室發現後，六朝隋唐之繪畫，昔人夢想而不能得者，今竟得其真蹟多至千百幅。吾兄發願前往，裹糧於鳴沙石室下者三年之久。故自西陲歸來後，所作人物，風格大變，其着色之奇麗，筆法之瑰璋，是宋元以後畫苑不敢一試者，乃吳帶曹衣復見之吾兄腕下，發千載之秘，開未有之新局，是非吾兄守之篤用之強，安足以至此耶？苦瓜和尚又云：『天能授人以法，不能授人以功。……天之授人因其可授而授之，亦有大知而大授，小知而小授也。所以古今學畫，本之天而全之人也。』世之宗仰吾兄者以天授；今吾所述者以人功。天授如日星世所共喻，人功則非世所能知，今特為拈出，以告世之宗仰吾兄者。

自敦煌石室發現後，南北朝隋唐五代之繪畫，昔人夢想而不能及者，今竟得見其真蹟；是不

僅藝苑之盛事，亦我先民接受西來文化之表徵。吾兄大千以海內畫伯，裹糧於鳴沙石室者一年之久，親禮石窟，標其號數，願宏而志艱，世殆無與倫比。

西陲歸來以後，以國人雖震石室盛蹟，而鮮有能理解其價值者，於是辛勤臨摹，公諸於世，世乃稍稍知我先賢作品之瑰璋琦奇，而駭然於近世藝苑之頹喪也。大千風格於焉丕變，猶精進不已，以為敦煌藝術實受印度之影響，今印度雖去古已遠，而聖蹟猶存，足供觀摩，欲溯其淵源與夫東西藝術滙合之因緣，遂決意西行。今寄寓佛國，已十閱月矣。世界動盪，縱橫相競，大千若置身世外者，其潛心於藝事為何如耶？吾知此行必大有所得，至於中印古藝術交流之探索，不過其一端耳。近見居印所作，乃能采風異域而以吳道子闡立本之筆行之。發前賢所未有，開藝苑之新局。是千年後中印藝術之新滙合，大千竟獨力任之，如此盛業，令人傾倒，茲就所見，疏述於後：

一為余居停張志瓊女弟所繪浣紗女圖，柳蔭下立一浣紗女，若有所思，而丰神絕世，尤異者裙下素足若觀世音大士者，此前人所未有，今自大千始。題云：『太白詩盈盈素足女，不着鴉頭襪。更覺風纖嬌然，天真可掬，因取其意為此，於古今寫浣紗女者，別開一生面。己丑秋日寫於濠江。』

二為峨嵋天門石俯瞰接引殿，題云：『西人初不解我國山水畫理，每譏山上重山，屋後有屋，窗中復可見人，今有飛機攝影

，始詫為先覺，老杜詩云：「決背入飛鳥」，山水畫訣一語道破，故董文敏云：「作畫須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也。」此從天門石俯瞰接引殿雷洞坪。峯巒起伏，江河映帶，真有尺幅千里之勢。」

三為紗籠女郎，邏緝人呼裙為紗籠，寫熱帶女郎着紗籠神態，題詩云：

『綠蠟青旗咏未工，小窗搖日與搖風，試旁嫩寒無一尺，殷勤染出碧紗籠』。

故國河山長聯佳句(五)

湖南岳陽樓

一樓何奇？杜少陵五言絕唱，范希文兩字關情，滕子京百廢俱興，呂純陽三過必醉，詩耶？儒耶？吏耶？仙耶？前不見古人，使我愴然涕下；

諸君試看，洞庭湖南極瀟湘，揚子江北通巫峽，巴陵山西來爽氣，岳州城東道崖疆。渚者、流者、峙者、鎮者，此中有真意，問誰領會得來？

四川成都望江樓

開閣集羣英，問琴臺絕調，卜肆高踪，采石狂歌，射洪感遇，古賢哲幾許風流？忽攬起僊耳逐臣，哀牢戍客，鄉

此幅寫於印之大吉嶺，時方自曼谷歸也。

四為尼泊爾少女，紗麗額飾三幅，皆異國仕女，各具不同之姿態與妝飾，紗麗為背面，以髮盛。憶在京滬時，大千為繪背面仕女一幀，余曾題兩截句於上，其一：『蕉疏竹悴石彫鏤，小院西風意已秋，我太癡狂卿太忍，幾回低喚不同頭。』其二：『為誰背面暗含情，似有離愁太瘦生。祇合與君留倩影，却憐恩怨不分明』。額飾者，印度女郎，額上之

飾珠寶也，極奇麗。三圖衣紋寥寥數筆，即有吳帶當風，曹衣出水之致，絕非宋以後畫人物所致辦。以上諸幅，看似不經意為之，而實瑰麗高華，足見大千於敦煌功力之深，雖隨意點染，便非凡品，此外四十餘幅山水花卉，莫不出入宋元以至石濤老蓮，其中尤以峨嵋及觀瀑與仿趙大年秋江晚泊，芙蓉，紅葉小鳥，擬子久，仿大癡諸幅。元氣淋漓，渾然天成，獨恨不能起古人而相與映證之也。（全文完）

章喜元輯

邦直道尚依然。衰遲待人扶，莫侈談國富民殷，漫和當年里曲；

憑欄飛逸興，看玉壘浮雲，劍門細雨，峨嵋新月，峽口素秋，好江山盡歸圖畫，更憶及草堂詩社，花市春城，壯歲舊游猶在否？老懷還自遣，竊願與幽思麗藻，同分此地吟箋。

四川成都望江樓

望江樓，望江流，望江樓上望江流，江樓千古，江流千古；

印月井，印月影，印月井中印月影，月井萬年，月影萬年。

四川天師洞西客堂

卅六峰天外飛來，宛然圖畫，絕頂處一橫覽，雪嶺失其高，峨嵋失其秀，劍閣失其雄，咳唾落雲霄，誰謂上清還在；

二三日洞中小住，辜負烟霞，古名士半勾留，少陵曾此游，賓聖曾此居，放翁曾此憩，栖遲尚城市，我亦山人不愧山。

四川新都楊升庵

烟波送客，風月含情，滄桑變，屢易規模，故址遺基尚存太史千秋迹；
桂枝留人，荷花招我，鞍馬閑，流連光景，先憂後樂，慚愧希文一片心。